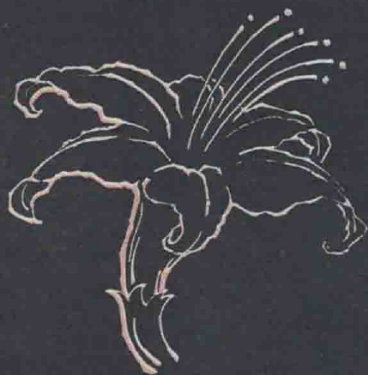


三月杜鹃红



谢济堂 月光寒著
余锡平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三月杜鹃红

谢济堂 余锡平 月光寒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封文印刷：福建省地质测绘队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8.25印张 172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80534-346-2

I·310(闽)/05定价：2.90元

电 视 剧

三 月 杜 鹃 红

谢 余 月
济 锡 光
堂 平 寒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三月

谨 献 给

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林 冀 冀

“老乡……，我们是红军！”

夫妻二人摸到房外的门边。

11.8.1981

在月光下，他们向外走去……

阴冷的月光下，八角帽、红五角星，红领章……

农民惊喜地回头，向他的妻子点点头。

农民几分惊喜几分激动地上前，拨开门闩，拉开房门。

“同志，你们回来啦，快，进屋……”

门口的“红军”，黧黑的眉毛高高地扬起，双目中带着
一股深沉的英气，他退了一步，向这一对夫妻端详了一眼，没

字幕，一个雄浑的男中音在叙述着：

——红军的长征用了一年时间，行程两万五千里。南方的游击战争用了三年时间，斗争的艰苦也是无奇不有的。但我们的指战员从不在困难面前低头。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建立革命军队以来一直没有放松过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革命的军队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考验自己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如此……

谭震林

1981.8.11

序

山村，寒冷的月光。

犬吠声，凄厉还带着几分的恐怖。

村头闪过几条黑影。

黑影凭着阴暗檐影的掩护，疾速地前行。

一家破旧的瓦檐下，一条黑影潜到门口。

一只轻轻扣门的手：笃，笃笃……

月下，他，一身红军的装束：八角帽，灰军装，腰挎着
廿发连响驳壳枪，利索的绑腿，布鞋……

“老乡，老乡，快开门，……，我们是红军……一只粗
壮的手把萤火般油灯拨亮。

坐在床边的是一位披衣而起的中年农民，还躺在床上的
农妇欠起了身子，一手护着还在睡梦中的孩子；

夫妻都侧耳倾听着户外的声音，惊讶而紧张……

“老乡……，我们是红军！”

夫妻二人摸到房外的门边。

农民由门缝里向外窥去……

阴冷的月光下，八角帽、红五角星，红领章……

农民惊喜地回头，向他的妻子点点头。

农妇几分惊喜几分激动地上前，拔开门闩，拉开房门
……

“同志，你们回来啦，快，进屋……”

门口的“红军”，浓密的眉毛高高地扬起，双目中带着一
股深沉的英气，他退了一步，向这一对夫妻端详了一眼，没

有进屋，却倒回了一步，向身后扬了一下手势……

这一对夫妻惊诧地瞪大了眼睛，呆在门口……

门口“红军”的身后，窜出了四名粗壮的，穿着红军制服，端着上刺刀步枪的人，两三步就冲了过来……

刺刀寒光一闪，便向前猛刺！

“啊——白……白匪！”

“啊——”

两声惊呼！

农民手中的油灯跌碎在地上；

一道鲜血、又一道鲜血，飞溅在门板上！

站在门口的那个“红军”，向四名枪手又挥了一下手，他们端着带血的刺刀又向内间冲去。

“妈”，啊——”

一声孩子稚嫩的惨叫声，从房里传来……

寒冷的月夜，凄森而恐怖……

四名枪手退到门口。

“报告，这一户只有三口。”

染血的刺刀，刀光落下，一滴殷红的鲜血！

站在门口的“红军”横了一眼躺在门里的二具尸体：

“哼！还想着红军，念着红军吗？……”转身对四枪手：

“下一个目标，走！”

寒冷的月色，凄厉的犬吠……

笃，笃笃笃！笃，笃笃笃！

那个“红军”——铁飞，在又一户的门扉上轻轻地敲门。

他打开了皮套枪盒盖，抽出了驳壳枪，打开了大机头；又敲了一次门……

里面传来轻微的动响……

一道晕红的灯火，从门缝里射了出来。

铁飞避到门边……

门打开了，端着灯火的是一个十八岁农村姑娘，红润秀丽的脸庞，一对深深的笑靥，衬着一对明媚闪光的大眼睛，让人们联想到一朵挂着露珠的、刚刚开放的山间红杜鹃花。

可是，四把闪着寒光的刺刀已经逼到她的胸前！

一眨眼，她美丽的脸上红润消失了；双眼充满惊惧地后退了两步，她猛地回头，大叫：

“白匪军……”

她没来得及再说什么，胸膛被刺刀扎进后，从喉头倒涌上来的血，顺着她微微翘起美丽的嘴角涔涔地滴落下来……

砰！

屋里一条黑影一闪，向外射出了一枪！

门外，一白匪军应声倒地。

门口的铁飞向屋里射出一排子弹。

噹！噹！噹！噹！

屋里的黑影扑地倒下。

白匪抽出了扎在姑娘胸口的刺刀，向里面冲去，铁飞跟着冲进屋里！

砰！砰！

噹！噹！噹！噹！

躺在地上的姑娘痛苦地抬头，睁大眼睛，伸手向着屋里，她想喊，但没有喊出声音……

手电筒光扫过屋里；

地上躺着一名上了年纪的红军伤病员；浴在血中；床上的红军伤病员，半个身子已挂落在床沿上……鲜血涔涔

滴落。

铁飞上前，摘下了红军的军帽，塞在腰皮带上；回身门边，又摘下地上红军的军帽，塞在腰间……

寒冷的月光，洒在门口那个美丽姑娘的脸上，她张着明亮的眼睛死去。她的嘴角挂着血痕，她的前胸开着血花……

那血花化成一片红晕……

红晕化成漫山盛开的一丛丛火红的杜鹃花！

从红杜鹃的花丛中，疾速地推出片名——

三月杜鹃红

第一集 凤凰山突围

秀美而安详的闽山碧水，朗朗蓝天，悠悠白云……

是那记忆中的马蹄踏踏，由远而近；

是那记忆中的枪声，在林空震响！

画面一直是这么水光滟滟，山色青青；

马蹄声却越来越急骤！

一曲低回陈诉的歌声，幽幽沉沉地传来；

山水在烟雾的摇晃中变得模糊了，模糊了……

歌声却越来越高亢而响亮；

有一种山花叫杜鹃，

有一种山泉叫碧溪；

碧溪水绕着龙城走，

杜鹃花逢春红千里；

有一段历史写碧溪，

杜鹃花艳红染军旗；

剪不断思念挂心头，

忘不了乡亲情依依；

有一支军队叫红军，

八角的军帽杜鹃旗；

几道道野火烧不尽，

一阵阵春风红天地。

歌声中：山间小道飞出四匹战马，四名身着灰军装的红军战士跨马疾驰……

战马穿过枫林，卷得红枫叶飘落满地；

战马踏过溪涧，涧水溅起排排的水珠；

战马冲进竹林，竹涛澎湃叶舞婆娑；

战马踩过草地，茅草分拂，蹄印如花；

战马上了山坡，首马一勒缰绳，扬蹄长啸！

迎面冲来一马，一名英武彪悍的战士跳下马来。

“报告唐政委：驻马村驻扎着许多敌人，看迹象，他们的总指挥部就设在那儿，我们没和侦察排联系上。”

首马将缰绳交给身后的一名战士。

他鹰眉一扬，威严的脸上浮起一阵忧虑的神色，拿起胸前的望远镜向前两步，观察着。

旁字：红军政委 唐 凌

唐凌身后的一名战士，络腮胡子，壮实而高大约四十多岁年纪，他拉了一把英武的战士悄声问：“没办法和我们的群众联系上？”

他摇摇头：“要等天黑。”

旁字：警卫排长：司马涛

班长：彭古佬

牵马的战士：“看起来一个好大的包围圈！”

旁字：战士邓七仔

司马涛：“咱们凤凰山的大队人马看来危险了！”

后面的一名战士老实敦厚地问：“那怎么办？”

旁字：战士牛得水

唐凌猛地放下望远镜，沉重地：“目前的形势十分危急，我们凤凰山的部队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只怕宋委员、

朱参谋长还没有察觉。现在只有我侦察排在敌人包围圈外，我们必须立即和侦察排汇合。冲过驻马村！”

众战士一惊：“啊！”

唐凌从怀里拿出一顶白军的直桶帽，众战士明白了首长的意思，相视一笑，都拿出了白军的直桶帽，把红领章别向里头，换上了直桶帽。

司马涛：“对！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咱们敢当着他们的面，骑马穿过他们的心脏！”

唐凌：“对！这叫瞒天过海。上马！”

众战士跃上战马，扯动缰绳，加了一鞭，五马有如一阵旋风卷进了那座平静的村庄。

驻马村，三号炮楼，二楼。

三十五师，特务大队少校大队长龙腾站在了望窗口，夕阳的一束光柱投在他一身戎装的身上。他如铁铸般地站立着。

大队中尉机要秘书高丽的，挂着耳机，正倾听着指挥部传来的电讯，她摘下耳机。

“报告：指挥部最后通知：廿五团三营、二十八团一营到达指定地点，六师独立团进驻上岭村，凤凰山包围圈已最后形成。”

龙腾似乎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依然注目望着窗外挂在山边的夕阳。

高丽的走到军用地图边，用红铅笔，标上新进驻点军队的位置。

军用地图上，凤凰山的四周，已经密密麻麻地标上包围部队的番号。

突然，传来一阵由远而近的马蹄声。

高丽的一怔，立即抓起随军电话摇着：

“01哨所，我是金龙，是不是铁飞的侦察骑兵……不是？他们早已回来啦？……”

顷刻间蹄声又已远去。

刚才高丽的那“不是”两字，象一枚钢针扎进龙腾的耳中，他两步抢到电话机旁，一把夺过电话机，立即按下，又摇了两圈：

“03村尾哨所，我是金龙，刚才过去几匹马？”

电话的回音十分清晰：“五匹马，是自己人。”

龙腾：“你凭什么断定是自己人？”

“他们的装备……”

龙腾：“你连个口令都没有问吗？”

“他们手中舞着文件，去得象一阵风……”

龙腾：“混蛋！”他骂了一句，放下电话。转对高丽的说：“传，侦察骑兵第三班，立即出击！”

高丽的：“是！”匆匆下楼……

龙腾抓起一挺轻机枪抗上肩，正要下楼，电话铃响。

龙腾抓起电话：“我是金龙……是，沈参谋长，我是龙腾。”

驻马村，一号炮楼，二楼。

“清剿”前敌指挥部。

总指挥，三十五师师长中将李仲渔，正呼噜噜地喝着勤务兵给他倒的热咖啡。

参谋长少将沈默正给龙腾打电话：“五名骑兵，掠过驻马村，是你们的队伍吗？”

龙腾：“来历不明，我已下令追击！”

李仲渔喝了一口咖啡，对沈默说：“告诉龙腾，他要去追击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能开枪！要是打乱了我的战略布局，可别怪我不记他的前功！”

龙腾：“是，龙腾明白，绝不开枪！”他放下电话，匆匆下楼。

沈默放下电话，心事沉沉地说：“师座，实在是个不祥的征兆呀！”

李仲渔：“哎，老沈哪，你怎么在这决战决胜之前，说这丧气话？闽粤赣的共军，被我们打得只剩下这最后的一千五百余人，到此刻为止，他们毫无知觉地被我们三个加强师数万人马包围在方围不到30里的凤凰山中。哼哼，今晚的月光将是我李仲渔留给他们最后的月色！”

沈默却轻声耳语般地在他耳边说着：

“师座，所有的情报都有一点叫人放心不下的，那就是：他们的政委唐凌不在包围圈之中！”

这轻轻的一语，却不啻李仲渔心中的一声惊雷；震得他的心中布满了乌云！

龙腾带着七骑，追到一道岔路口，下马。

跑在前头的骑兵侦察上尉铁飞，牵着马回头：“龙大队长，那五名骑兵没有留下一丝踪迹！去向不明。”

龙腾自语地：“……只能是他……”

铁飞低头沉思片刻，蓦地振作了起来：“大队长，容我快马回程，调两个中队……”

龙腾摇摇头，望了一眼莽莽山林，说：“如果能在这茫茫林海中找到他，那就不是唐凌啦！”

一颗石头，上面缠扎着一圈草，从远处扔来，在地下滚了两滚。

一名挎着马枪的小战士——杜秋实，匍伏着爬上前来，拾起扎草的小石头，脸上一阵喜悦，忙立起身来，把这块小石头回扔出去。

山下林边，现出五条人影，阔步向这边走来……

杜秋实向身边的一个隐蔽的山洞口叫了一声：“唐政委回来啦！”

洞口一个伪装的草屏推开了，二十余名的红军战士兴奋而又严肃地持枪肃立！

唐凌领着飞掠驻马村，夺路而归的骑兵战士，来到了这个隐蔽点。

夕阳收起了最后一抹余辉，大地挂上了一层稀稀暮色，唐凌向自己的小分队扫了一眼，大家都向他投来暂别后相聚的亲切的目光。

唐凌“各小组侦察情况怎样？”

杜秋实：“各侦察组都回来了，没有暴露，都完成了任务。”

唐凌：“好！我们马上研究个方案，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凤凰山的主力突出重围。”

暮色苍茫凤凰山。

红军二十四师第七纵队，战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

宋委员，三十多岁年纪，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柱着一

根木杖，朝山下的路，期待地望去。他身后站着小通讯员，也在期望地看着山路。

纵队参谋长朱子豪，领着通讯员岩鹿，走了过来。

朱子豪：“宋委员，各阵地我都已经视察过了，大家情绪都很高昂，只要还有红军战士一人一枪，就绝不让白军踏上苏维埃的一寸土地！”

宋委员不无忧虑地：“天快黑了，老唐去侦察突围的路线还没有回来……”

朱子豪：“突围？扔下脚下的苏维埃的土地去到处流窜？”

卫生员袁珊妹走来：“宋委员，赵团长、吕团长他们都来啦。”

宋委员对朱子豪：“好，先开会吧！”

小寮棚，席地而坐的会议。

朱子豪：“……虽然主力红军已经北上了，可他留给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土地，不能随便丢失，我不同意不战而退！”

侦察营教导员方俊：“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严峻的！凤凰山下所有的村庄都有敌人的驻军，目前只要他们走出村子，立即会形成对我们的包围圈！我同意唐政委留下的意见，立即突围！”

朱子豪：“我们换一个驻地他们就不包围我们啦？请不要忘了我们红军神圣的责任！”

卫生队队长于铃：“主力北上的时候，我们还有两、三万人，可硬拼硬打现在只剩下这一千五百多人，把人都打光了，拿什么去完成我们红军的责任？”

朱子豪：“可也不能逃跑主义！”

于铃：“参谋长，你！……”

宋委员：“好啦！这样议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急的倒是唐政委！他们孤军深入……”

方俊：“唐政委的意见很明确，朝金鸡岭方向突围，他们在外围接应！”

万营长：“这样吧，我带一个连，去找他们！”

于铃：“还是三、五人的小分队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万营长：“红军战士从来不怕敌人！”

团长赵金生：“敌人力量太强，你应该小心谨慎！”

方俊：“是不是分成……”

朱子豪：“再分下去。出去缴械投降好了！”他打断方俊的话，转对万营长：“万营长，你带三连马上出发找他们，天黑前一定赶回来！”

万营长：“是！”匆匆而下。

赵金生：“我看方俊同志、于铃同志的意见都是值得考虑的。死守凤凰山不等于保卫苏维埃；天黑之后，借夜色掩护突围，这是无需争议的问题！”他才二十四、五岁，神色中却透着成熟的果断。

朱子豪：“赵团长，你……”

赵金生一挥手打断他的话头：“我希望二团、我的一团、吕团长的三团、方教导员的独立营、朱参谋长的直属三营，以及于队长的卫生队在各自突围的时候，还要注意灵活机动的分散……”

朱子豪霍地站起来：“这是分散主义，这样只能被敌人个个击破！……”

远处传来嗡嗡的飞机声！